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

陸蠡



海星

(外一种)

上海文艺出版社



前 言

戴平万（1903—1945）原名戴均，广东潮安人，中国现代小说家。早年就读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先后参加了文学团体太阳社和我们社，其间创作了大量的小说作品。1940年戴平万辗转来到苏北革命根据地，曾任《抗敌报》主笔，苏中区党校副校长等职。1945年不幸牺牲，死时年仅42岁。

以创造社和太阳社为主干，包括我们社和引擎社共同发起的普罗文学运动，以其锋芒凌厉的姿态继清末维新派和革命派之后，卷起了一股我国文学史上罕见的政治与文学相互激荡的革命文学旋风。戴平万可以说是其中继蒋光慈、洪灵菲之后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前夜》、《都市之夜》、《苦菜》、《出路》等。他的作品既反映了工农生活的惨况，也展现了革命风云的蓬勃兴起，具有相当的鼓动性。小说打破革命高潮过后惯常弥漫于文坛的沉寂苦闷的空气，因而显得激昂慷慨，于急功尽利处不失正气凛然。他对自己的“意识的跃进”充满自信，对历史和现状的阐述在文本中采取了“左”的态度，但其中又带有一点可爱的纯真。戴平万着力刻画了新的农民形象和革命者的形象，但过于完美的颂扬，有时反而使这些人物显得苍白。

陆蠡（1908—1940）原名圣泉，浙江天台人，中国现



前 言

代文坛的著名散文家。早年毕业于上海劳动大学，后在杭州、泉州等地执教。三十年代起在抒情散文领域中积极开拓，取得较大成绩。1942年，在担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时，遭日本宪兵队虐杀而死，年仅32岁。

陆蠡的散文代表作主要有结集的《海星》、《竹刀》和《囚绿记》。前两种写于抗战前，后者写于上海“孤岛”时期。《海星》的作品大都是个人抒怀之作，歌唱童真和自然，探寻人性美和人间爱。作者在《松明》一文中创造了寻路者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展现了独自探索出路的心灵历程。《竹刀》中的散文则着重叙述山乡的人物和故事，谴责世间的不公平、不人道，还歌颂了劳动人民原始的、自发的顽强抗争精神。名篇《囚绿记》是一篇咏物言志的散文，作者藉发现一枝“被囚禁”的常春藤还是“永远向着阳光生长”的习性而歌颂了“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执着追求自由和光明的精神品质，这对于沦陷区的读者更具有启迪和激励的意义。陆蠡的散文以蕴藉婉约见长，时常透露出哲理和智慧的光芒。

本文库收录了戴平万、陆蠡两位知名作家各自的文学代表作，以飨读者。



目 录

戴平万作品

苦 菜	(3)
病	(9)
在风雪中	(24)
哈尔滨的一夜	(58)
过 江	(71)
佩 佩	(75)
裕兴馆	(84)
关外杂录	(92)
关于“为了生活”	(102)
说苦衷	(104)

陆蠡作品

窗 帘	(109)
红 豆	(111)
榕 树	(113)
元 宵	(115)
贝 舟	(119)
麦 场	(123)



目 录

光	(125)
梦	(127)
松 明	(129)
海 星	(131)
钟	(132)
桥	(133)
夏 夜	(134)
失 物	(135)
黑 夜	(136)
春 野	(137)
蛛网和家	(140)
蝉	(141)
麻 雀	(143)
母 鼠	(147)
荷 丝	(149)
水 碓	(151)
哑 子	(154)
蟋 蟀	(157)
八 哥	(161)
竹 刀	
秋	(163)
庙 宿	(168)
网	(178)
讖	(183)
苦 吟	(185)
灯	(187)
嫁 衣	(195)
溪	(201)



竹 刀	(206)
池 影	(213)
囚绿记	(217)
光 阴	(220)
给亡妻	(224)
寂 寞	(232)
门与叩者	(236)
乞丐和病者	(241)
昆虫与鸟兽	(245)
私塾师	(262)
独居者	(269)
覆 巢	(275)
秋 稼	(279)

苦 菜

戴平万 著



苦 菜

苦菜不算上等的蔬菜，无论哪一家的菜园都不会种它，只在树林里的矮棘丛中自己偷生着。有刺；味苦而带甘。可是拿来当菜下饭，总比吃树皮树根好得多。饥荒的年头，它就变贵重了。但现在丰年，人家还是抢着采。

这照李老太太的说法：是人们一代代地变下流，口味都改低，并不是苦菜知道，人家需要它，会自家成了美味。李老太太是屯里人，又活在贫穷家，下饭的菜，除了大葱，辣椒，咸萝卜，就是苦菜。苦菜用不着钱买，只花了半天工夫到树林里去，就可采得满满的一篮。时常采，时常吃，苦味变成甘味。而李老太太的吃苦菜，也变成了嗜好。小孙子不吃，给她骂，媳妇儿少吃，也给她骂，骂他们不识人生的甘苦。

虽说是丰年，而李家只有小小的一片地，就是种下去的大豆比往年多收三两倍，也不济事。何况城里大豆无价，简直没人想买。在大连那儿，正一包包地往海里沉，说是要救救市面。

“可不是救不了，照旧不值钱！”儿子报告了从城里听来的消息，叹了一口气。同时，李老太太狠狠地骂道：

“那天杀的鬼子呀！……”

但是她没有往下骂。因为骂人也要有闲，而李老太太正忙着出去采苦菜。她提了篮子，匆匆出门，连头也不回地，好象怕瞧见她儿子的苦脸。



苦 菜

近便的小树林里，别想采，怕连根也给人家掘去了。李老太太只得穿过一片荒原，走到那座大松林里去。占了十几垧地的松林，远远地望起来，象一匹伏在荒原上的野兽，张大着口，想吞前面的村庄。村庄是荒凉，没有人烟，已给炮火烧毁了。而松林可十分苍翠，繁茂，在太阳光里乐天地摇着头，长啸。

这并非陌生的地方，李老太太往日也尝来过，尤其是儿时，差不多每天来的。她时常在松林里采野花，捉蝥蛄儿，有时，也陪着长辈们到林里采苦菜。那一处的苦菜多，那一处少，现在她还记得很清楚呢。

一点也不错，在那几棵合抱的大松树旁边的矮棘林里，依旧是苦菜最多的地方。青青的苦菜，多嫩，多新鲜！她自己笑了。

她边采边想：“多好的苦菜，谁也不上这儿来摘，太可惜！”可是她又想：“原是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啊。他们又懒又胆小，怎会来呢？象我这一辈子的，死的死，逃的逃，还有几个能来？原是的，怪不得的。”

她可没有想到人家怕危险，不敢来。她好象忘记了这松林里时常有狄兵和义勇军打战的事。

真的，苦菜的嫩绿，使她忘记了一切。但是，苦菜的嫩绿，唤醒了她的童年。童年虽然穷苦，但过着太平的日子，太平得象眼前的景物。——

这松林是崇高，空阔，温和，飘渺，真象个梦境！记忆里的狗尾草，还不是胡须白蓬蓬地依然在绿草间点头吗？可爱的野藤，还不是涨紫着脸，象在生谁的气吗？那玲珑的小野花，还是做女孩子时插在鬓上的一样娇媚可疼的。松枝上的日影儿，正象孩子们在捉迷藏，追着躲着，一不小心，便跌落在草地上，又在追逐藏躲着。啊！一切



都是童年时的活泼有趣的景色啊！她可因为家累，整整有二十多年不曾到这松林里来了！要是变小了几十年，怕不会脱了袜子在草地上瞎跳一阵么？可惜现在老了，空有那样的心。……

她胡思乱想着，活泼地俯下身子，避开那迎面打来的山树枝，又继续地摘苦菜。她往篮里瞧了瞧，把手探了探，已经实实在在地半篮多了。那些先采下来的苦菜，叶儿有点憔悴，怪可怜的。于是她象安慰小孩儿似地说：

“别伤心呀！回家才有凉水喝呢！”

说着，她自己慈爱地笑了，好得意地走进树林的深处。树林深处的苦菜更多，路也愈不易走。但是，这有甚么关系呢？前进吧，前面有多好多嫩的苦菜啊！

两只蝈蝈儿，突然从乱草中飞了起来，飞绕在她的身前身后，闪着白色的纱翅。她用迟笨的手，忙乱地扑着，可是捉不到。同时，蝈蝈儿已远远地飞进乱草中去了。于是她恼了，在呢喃着，说蝈蝈儿不用想出许多花样来逗她，要是她的孙儿跟了来，绝不饶它们那样的自由自在。

更可恼的是，她带来的篮儿太小，小得装不下这满林的苦菜。现在，篮儿是满满的，手里也是满满的，连抹开横枝认路的闲空也没有。她只小心着她的苦菜，不饶一棵留在荒林里。

同时，她的心，正在得意地打算今晚的晚餐：——

今夜晚，这许多的苦菜，都把来下锅吧。许多日子没有好好地吃了一顿了。今晚儿，一定叫富生（她的儿子）买点香油皮，再买一些上等的辣酱和半斤白面，象有钱人家的吃法。要是周长柜不肯挂账，那我得自家去，去问问他可是忘了从前我们家的好处？我们家也是富有过来的。那时候，可不是饶人家借的借，乞的乞，现在又往那里讨



去？虽然一年不如一年，好快地穷下来，要不是鬼子来了的这年头，大豆卖不得钱，甚么时候欠过人家一文账？现在叫做没有法，生活可真不好过。老天爷偏又放下这许多的大豆。下得太多啦！这是时运啊！……富生瞧着可没有大来头，只靠老天爷吃饭。要过好日子，只望小孙儿。小孙儿可疼，今夜晚多把些苦菜他吃，别饶他整天馋嘴馋舌的……

突然地，从树林密处传来了一阵号声，那是象人的，又象兽的号声。这声音，惊醒了李老太太的晚餐的迷梦。她吃惊着，笨重地快跑起来。正象一架半坏的运货车，装了太多的货物，在崎岖不平的路上走过。

那号声越来越近。接着，在松树下，在矮棘丛旁边，出现了两个狄军的步哨。他们在号着，然而不知道他们说甚么。李老太太一面请菩萨保佑，一面还想藏躲，可是来不及了。步哨已经走到她面前了。

“爷爷饶命，我是摘苦菜的，我并不敢为非作歪，我是摘……摘……摘苦菜的，我是……”李老太太声辩着，一面掩藏着篮子，好象怕他们抢她的。

步哨哈哈地笑了。他们俩咕噜一下。那较矮的一个板着脸孔，呼喝了两声，又做手势。

可是李老太太不懂，也没有方法理解他的手势。她吓得连理解力都给她的菩萨带走了，同时她嘴里依然在呢喃着菩萨。

那高的哨兵又哈哈地笑起来了。

那矮的抢上一步，伸手抢住李老瞳太的篮子。苦菜都给翻了满地。看看里面，甚么都没有，他发狠地把竹篮掉到远远的松林里去。

这时候，李老太太才大声地哭喊起来。这苦菜是她的



命！辛苦了半天采下来的苦菜都给丢了！真是“天杀的鬼子”啊！

“天杀的鬼子！马特皮的鬼子！……”她愈骂愈生气，把满手的苦菜摔在那矮的哨兵的脸上。

但步哨猛力的一拳，把她揍倒。……

正闹着，又走来了好几个狄兵，把李老太太围住。他们瞧着，笑着，效着她的声音咒骂着。又自己咕噜了一阵，好象在商量怎样处置这老太太的方法。

“侦探，你是么？”一个年轻的狄兵用中国话问。

不幸得很，李老太太只懂得探子，不懂甚么侦探，况且狄兵又把“侦探”念作“真叹”。她真的不明白，只是连哭带骂地闹着。

“不懂，你假的！”

狄兵又大伙地笑起来，好象在赞美那年轻的步哨说中国话说得不坏，连他们都听懂。

但年轻的好象很生气，和那个高个子动手扯开李老太太的上衣。她反抗，但是没有用。他们人多，力又大，不一刻完全给剥光了。

在荒林里，在高大的松树中间，陈列着一个裸露的五十多岁的女人的肉体，越现得可怕，令人不忍卒睹！这简直是兽性！野兽捉到了捕获物，就是这样缓缓地把来玩弄死的！

可是哨兵们，尤其是那年轻的，居然还在打开自己的裤子。于是他们笑声，骂声，争吵声，和李老太太的哭声相混杂着。同时，松树林回答着一声长长的怒啸。

那年轻的给一个象排长模样的捉住，枪口对着他，迫他穿上裤子；又命令他和其他的两个，一同捉了李老太太，走去缚在远远的一颗松树上。那排长自己，拿起了手



苦 菜

枪，瞄准着。这一刻，林里突然静寂起来。没有风声，没有树语，没有鸟叫，也没有人说一句话。

一瞬间的可怕的静默。——这静默象是默哀，哀悼着那一个赤裸裸的，缚在树干上的，无辜的被牺牲者。

轰然一声，手枪的子弹无情地飞了出去。接着就是李老太太的一个惨痛的叹气。接着是狄兵们的欢呼。接着就是松树的怒啸。接着就是被惊飞在天空的老鹰的凄啼。

接着又是一阵静寂。

撒了满地的苦菜缓缓地憔悴，枯萎，缓缓地枯萎得象干草了。可是再也听不见李老太太慈爱的声音：

“别伤心呀！回家才有凉水喝呢！”



病

清早起来，他觉得头很沉重，象里面灌满了水银。他担忧地自语道：

“糟糕，我闹病了！”

闹病应该休养，可是他不能，铁工场不准告病假。

“不是罢，那里是病呢，”他又自慰着，“都是昨夜晚的梦，把人弄失神了。”

昨夜晚，他做了个梦，梦见不认识的一个漂亮娘儿，和他睡在一起，怪甜蜜的，醒时没有的甜蜜。他还没有媳妇，虽然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

他闷闷地，不想吃早饭。把工衣往身上一套，就上班去。

干活的铁工场在日站，而他却住在小姑屯，这中间隔着十几里地。早上六点半就要进工场。迟到了，扣工钱。他不得不起个绝早。

早晨的路上，没有别样人，尽是赶着上班的劳动者。不过，他太早了，难得碰见个熟人。他的熟人，大半是在“大厂”干活，而“大厂”，就在小姑屯的近旁，又是七点钟才开车，这时候，人家还躺在炕上呢。然而，他终于碰到了：

“早啊，老徐。”

“早啊，小李。”迎面走来的老徐站住了。“怎么老没瞧见你，这一向可好？”



“好的。”

“这么早，上哪儿去？”

“上日站，我在日站的铁工厂干活了。你呢，不是上班罢，这么早？”

“别提上班，提起来真讨气！”

“怎么的？”

“我昨天给撵了！”

撵了？这可真了不得！倒底怎么啦，“大厂”一收归“满铁”，甚么都变了，老是撵人。撵了小李自己，撵了小李的许多朋友，现在又撵老徐，“大厂”可真变了……

“那末，你怎办？”

“没办法啊……”停了一下：“再见罢，别让你误点了，再见。”

“再见，再见。”

夏天的太阳起来得真早，把电灯杆长长地倒映在大路上。小李怕迟到，急赶着走。而列车从“总站”驶来，哗啦哗啦地阻住他，不让他过三弓桥。

倒霉！真倒霉！这可不迟了！迟了！他站住，在干着急。

他真的迟到了，可是头儿没发觉。

像偷儿，他蹑手蹑脚地走到他的车位去，开始他的活。

今天的活，尽些小螺丝钉，干起来很费神。他只得打起精神，细心地干。

干着，干着，耳朵里涨满了皮带声，发动机声，切铁的滋滋声。

头很沉重，怪痛的。

可是他还是干，干，吃劲地干，干得又快，又熟练。



“好小李，真不错！”

头儿夸奖他。他得意。他想做得更好。可是——
啊？太险了！一不小心，他的指头差些戮在切铁刀上，那轮轴上飞转的发光的切铁刀！

可真昏了脑袋吗？……他骂他自己。

可是，手里的螺丝钉变活了，变成一条毛毛虫。接着，变成二条，三条，变得模糊了，瞧不清了。

瞧不清了。机器，连人，连屋子，连他自己，都瞧不清了……他昏倒了！

醒转来，他才知道自己斜倚在事务处的靠背椅上。鼻子里满是亚莫尼亚的臭味。他作呕。

“小李，怎么样，好些吗？”事务员问。

他定了定神：“我怎么啦？”

“哈哈！不知道么？你闹病，中暑了。”事务员带笑说。

事务处的门开了。头儿走进来：

“醒了！醒了！还干活不？”

很想干，倒是他的病体不让他再干。

事务员帮着他，叫了部马车，拉他回家去。

热毒的太阳光，又强又硬，隔着车盖，还刺得人怪痛，马车马的铁蹄，踢起路上的灰尘，同着一阵阵的热气没命地往车门里扑，好难受的。

怎么老不到家呢？他厌烦了。而他的头老是痛。

好了！那不是小姑屯大街吗？小姑屯车站对过的那家生果店，桌子摆到大街上，一边放了一只大冰糕桶。一个店伙站在桶边，使劲地摇，一面喊：

“冰糕，冰糕，新鲜的冰糕！”

他的马车打前面经过，那店伙喊得更响。